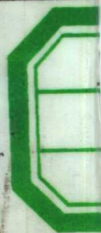


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



北京大學
北京師範大學
中文系教師同學編

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

中華書局

69/69/02

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

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師同學編
北京師範大學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3 1/2印張·1插頁·291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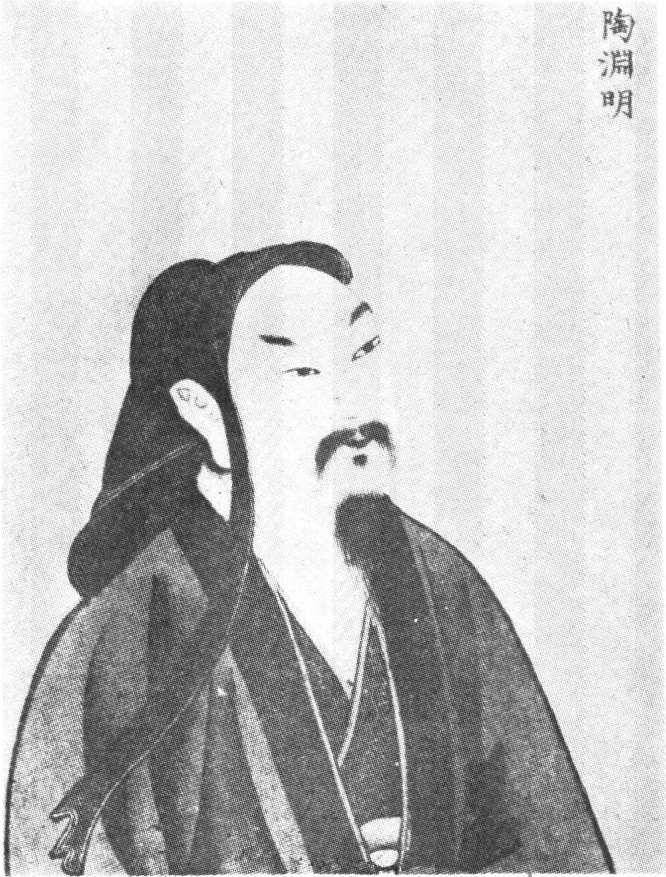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1月第1版

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18·287 61·12·京型

定價：(9) 1.90元

陶淵明



陶淵明畫像

陶淵明集卷第一

詩九首

四言

停雲一首 并序

停雲思親友也。罇湛新醪，園列初榮，願言

不

非一作

從歎息

想一作

彌襟

靄靄停雲，濛濛時雨。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。

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佇。

停雲靄靄，時雨濛濛。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

有酒有酒，開飲東牕。願言懷人，仁一作舟車

靡從東園之樹枝條。榮一作載榮競用新好

宋刻本《陶淵明集》書影

歷代陶淵明研究情況簡介

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
五六級四班同學

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偉大的詩人，千餘年來，對陶淵明的研究，一般說來是逐漸發展、步步深入的。

東晉玄言詩充斥文壇，劉宋山水詩又盛極一時，具有充實內容和獨特風格的陶詩，反而不爲當時人們重視。現存顏延之的《陶徵士誄》是當時唯一談論陶淵明的文字，但只對陶淵明的人格贊揚備至，沒有對其作品作出全面的、公平的評價。南朝詩風愈加糜爛，一般人對陶詩仍然十分冷淡。《文心雕龍》對它一字不提，《宋書》的作者沈約雖然爲陶淵明立了一個傳，在文學上所推崇的仍是顏（延之）、謝（靈運）二家；鍾嶸的《詩品》對陶詩有所贊揚，但還只列在「中品」，位居潘（岳）、陸（機）之下；到了梁代的蕭統，才給陶淵明以較高的評價。可以說，在晉末和南朝，陶淵明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。

陶詩真正受到較爲普遍的重視還是從唐代開始的。偉大的詩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都對陶詩的思想和藝術作過極高的評價。王（維）、孟（浩然）、韋（應物）、柳（宗元）更是極力學習它的風格。

宋代是一個學術鼎盛的時期，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出現了一個高潮。據我們所知，這時編刻陶集卷十七種以上，而評論到陶淵明的詩話和筆記有七十餘種，如蘇軾、朱熹、陸九淵、陸游等都對陶淵明作過評論。這時研究的範圍擴大了，從陶淵明的生平、思想到他的作品的內容和形式，以至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，都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探討，並對某些問題展開了爭論。

元代研究陶淵明的人很少，到明代才又逐漸多了起來。這一時期研究者的工作，大都是解釋前代所提出的問題。到了清代，對陶淵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個高潮。這時據我們所知，單是陶集就新出了三四十種，論及陶詩的著作達百餘種之多，並出現了研究陶淵明生平或作品的長篇專著。清代的不少學者致力於資料的彙編和考訂，關於陶淵明的家世、生卒年月、作品真偽等許多問題都作了進一步的探討。

到了「五四」，正如毛主席所說：「在中國文化戰綫或思想戰綫上，『五四』以前和『五四』以後，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。」對陶淵明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發展，出現了不少專門論述陶淵明的文章與著作，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在陶淵明的思想和他與時代的關係等重大問題上。這時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潮流入中國。由於當時大多數進步的文學工作者忙於現實鬥爭，無暇顧及古典文學的研究，所以封建的、資產階級的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仍佔主要地位。儘管如此，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研究還是有可參考之處的。

全國解放後，學術研究面貌煥然一新，人們都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、方法來研究古典文

學。對陶淵明的研究也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千餘年來，前人對陶淵明及其作品作過各種各樣的評論，許多研究成果都是極其寶貴的，當然，其中也有不少錯誤。我們對各種意見都加以採錄，這並不是說我們對它們一概贊同。我們所以把這些意見也放在這個集子裏，只是爲了使讀者對歷代研究陶淵明的情況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。

下面我們想着重介紹一下歷代有關陶淵明的思想、藝術、地位等評論的主要內容。由於解放後各種意見的爭論，大家比較熟悉，所以我們只介紹到解放前爲止。

二

關於陶淵明的思想，是歷代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。各種意見的對立與論爭，在這一方面表現得最集中、最明顯。

陶淵明對社會現實的基本態度如何，大體說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。一批人認爲他是脫離現實、與世隔絕、高逸放浪的隱者，隋朝王通的《文中子》就有這種看法。他說：「或問陶元亮，子曰：『放人也。』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，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。」在這批人的眼光中，陶淵明成爲超然物外的人，他的苦心創作都是「不染塵俗，無爲而爲」（何湛之）的產物。用汪藻的話來說，就是：「雖宇宙之大，終古之遠，其間治亂興廢，是非得失，變幻萬方，日陳於前者，不足以累吾（指陶淵明）之真。」與此相反，有不少學者則認爲陶淵明雖然退居田園，並非超然物外；

他雖然動輒飲酒，却並未遺忘世事。他的歸隱乃是憤世嫉俗的表現，並且在歸隱後也一直是滿腹憂憤，關心現實的。其後不少人都同意這種看法。到了清初，顧炎武更進一步指出陶淵明是「有志天下」的人。後來這種意見就更加明確了，如龔自珍的《雜詩》說：「陶潛酷似臥龍豪，萬古潯陽松菊高。莫信詩人竟平澹，二分《梁甫》一分《騷》。」又如譚嗣同說：「以爲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，非無意於世者，世人惟以沖澹目之，失遠矣！朱子據《箕子》、《荆軻》諸篇，識其非沖澹人。今按其詩，不僅此也。如『本不植高原』云云，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；『若不委窮達』云云，傷己感時，衷情如訴，真可以泣鬼神，裂金石！」

上述兩類意見的對立，到了「五四」以後有進一步的發展，突出的表現就是魯迅先生和朱光潛先生的論戰。朱光潛先生當時爲了替他的「純藝術」理論尋找根據，對陶淵明進行了嚴重的歪曲，他說：「屈原、阮籍、李白、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，憤憤不平的樣子，陶潛渾身靜穆，所以他偉大。」魯迅先生曾給以有力的反駁：「陶潛正因爲並非『渾身靜穆，所以他偉大』，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爲靜穆，是因爲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了，凌遲了。」並具體地指出了陶詩中還有「金剛怒目」式的作品，證明詩人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。

陶詩中那一股鬱鬱不平之氣和對統治階級的強烈的不滿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。但承認這個事實的並不都是正確的意見。有些人就站在封建統治者的一邊，對陶淵明「不爲五斗米折腰」的強硬性格加以嘲笑。如王維說：「近有陶潛，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，解印綬棄官去。後貧，《乞食》詩云

「叩門拙言辭」，是屢乞而慚也。嘗一見督郵，安食公田數頃。一慚之不忍，而終身慚乎？此亦人我攻中，忘大守小，不□其後之累也。」另一些人則把陶淵明對統治階級的憤懣，縮小爲對劉裕篡位的「不平，把陶淵明說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晉室忠臣。最先談到這一點的是沈約的《宋書》：「（陶淵明）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，則書晉氏年號，自永初以來，惟云甲子而已。」蕭統的《陶淵明傳》也有「恥復屈身後代」的說法。以後附和二人的說法甚多。書甲子就是陶淵明恥事二姓的第一個根據。宋韓駒、湯漢等考證了《述酒》詩，斷定這是陶淵明悼念零陵王的哀詩，這是恥事二姓的第二個根據。與此對立，也有學者反對上面的說法，他們綜觀陶詩，覺得陶淵明不可能有忠君思想，清馬璞在評《擬古》時寫道：「淵明念念黃農，卽宋不篡而終身晉世，豈能爲晉所用乎？」在評《桃花源記》時，他更說：「其托避秦人之言曰『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』，是露美懷確然矣。其胸中何嘗有晉，論者乃以爲守晉節而不仕宋，陋矣！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從宋代僧思悅開始懷疑書甲子一事，經過後代學者的陸續考證，結果推翻了這個根據。至於《述酒》的內容究竟說什麼，至今尚未得到比較明確的解釋。

陶淵明的世界觀問題相當複雜，歷代關於他與古代哲學思想的關係有過種種說法。在封建社會，把陶淵明歸入儒家的佔絕大多數。宋儒學大家陸九淵聲稱：「李白、杜甫、陶淵明，皆有志於吾道。」明安磐也說：「漢、魏以來，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，淵明也。」清代儒家說仍佔絕對優勢。他們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二：一是「陶公專用《論語》」（沈德潛），「觀每章中惓惓六籍」（李光

地)；一是「先生於出處，則明澹泊之志；於君國，則極悲憤之情，蓋與吾夫子之旨有合焉」(劉廷琛)。也有人認爲陶淵明屬於道家，如朱熹說：「淵明所說者莊、老。」然而只有少數人表示這類似的意見，沒有得到太大的反響。還有周正夫、葛立方等認爲陶淵明是佛家，他們都依據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」一類的詩句說什麼陶淵明爲「第一達摩」，爲此何文煥憤憤說了一句「援儒入釋，甚無理也」，但都沒有引起怎樣的注意。「五四」以後，關於陶淵明的世界觀說法仍然紛紜，如孫德謙在《孔教會雜誌》上吵吵嚷嚷地說：「陶淵明其高士乎？其詩人乎？吾謂實大儒也！」更多的人對此提出懷疑，有的以爲陶淵明屬於老莊思想，有的以爲他兼儒、道、佛各家而成雜家，有的又給他套上「自然主義」、「享樂主義」等時興帽子。我們並不否認陶淵明會或多或少受過儒、道、佛等家的影響，但把陶淵明的思想說成就是對其中某一家的繼承，或者是由上述各家湊合而成，這都是把他的思想簡單化了，也都是不對的。道理很明顯，決定詩人思想的，主要在於他所處的政治、經濟地位，他的出入官場、退隱躬耕等特有的生活經歷；而前代的哲學乃至當時的思潮雖然對詩人會有相當重大的影響，但畢竟還是次要的。況且陶淵明不是哲學家，而是詩人，他的詩作不是哲學講義，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經過詩人的選擇、概括、構思，最後加以藝術的表現。所以研究他的世界觀，也就應面對他的作品所蘊含的全部思想內容和思想傾向，而不是從片言隻句中去尋求，去過分強調他與古代哲學思想的關係。

陶淵明作品的藝術性，前人差不多都有很高的評價。他們稱贊陶詩「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」，「如逸鶴任風，閑鷗忘海」，這些贊語都稍嫌空泛。

陶淵明作品的藝術風格，是多種多樣的，前人多說是沖澹自然，沉鬱豪放。宋秦觀曾把陶潛、阮籍二人的詩相提並論，說它們「長於沖澹」，嚴羽的《滄浪詩話》說陶詩「質而自然」，以後同意這兩家說法的很多。還有人提出陶詩另外一種風格，那就是沉鬱豪放的一面，而且許多學者都覺得不能用一種風格概括陶詩，如朱熹就既以為陶詩有「蕭散沖淡之趣」，又主張有「不待安排，胸中自然流出」的風格，並且還提到「陶淵明詩，人皆說是平淡，據某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來不覺耳」。

至於陶詩這些風格如何形成，前人談的不多。歸納起來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。一些人把陶詩的風格視為「來自天稷」，硬說陶詩是「元氣淋漓，天機蕭灑」（趙文哲），「混沌元氣，不可收拾」（赤堇氏），歪曲陶詩的創製竟是「隨其所見，指點成詩」（正夫），顯然，這種評論是唯心的。與此相反，另一些人還比較能從陶淵明的具體作品出發，力圖探求這些風格形成的根由。葛立方認為陶詩之所以沖澹「當自粗麗中來，落其華芬」，後人也說這是由於「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」。清朱庭珍這樣解釋陶詩自然風格的形成：「蓋根底深厚，性情真摯，理愈積而愈精，氣彌煉而彌粹，醞釀之熟，火色俱融，涵養之純，痕跡進化，天機洋溢，意趣活潑，誠中形外，有觸即發，自在流

出，毫不費力。」這裏面所說的未必盡爲確論，但如朱氏的意思，陶詩所以毫不費力，自然流出，正是經歷了一番極爲費力的功夫，這種看法在過去是有代表性的。說到豪放，施補華等認爲都是「境遇使然」。

前人關於陶詩藝術風格的各種見解，除了顯然是唯心的說法外，其他多半也只着重藝術方面來談它的風格，很少聯繫到陶淵明的思想、生活，這就還難以揭示陶詩的風格及其形成的真正原因。

有些人在推許陶詩的風格獨樹一幟，卓爾不羣的同時，也稱贊陶淵明在表現技巧上的過人才能，他們幾乎一致認爲陶淵明工於省物，「寫壯士，鬚眉如畫；狀易水，蕭森之氣悽然」（張潮）。王國維認爲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的寫景方爲不隔。他們還稱道陶詩裏的聲韻、對句、結構等，而說得最多的是陶詩裏的語言。明許學夷指出陶淵明多用晉宋間語，說這是「靖節耳目所濡，故不覺出諸口耳」。這說明陶淵明多用平易近人的語言。而鍾惺在評《歸鳥》詩時又指出「其語言之妙，往往累言說不出處，數字回翔略盡」。這又說明陶淵明還善於煉字，使之成爲真正的詩的語言。

略爲提一下，也有個別論者企圖貶低陶淵明的藝術成就，明胡應麟在《詩藪》裏抬高曹（操）、劉（楨）、阮（籍）、陸（機），而貶低陶、孟（浩然）、韋（應物）、柳（宗元），說他們「其源淺，其流狹，其調弱，其格偏」。胡氏沒有細說他對陶詩源流格調這般估價的理由，但是這種偏狹之見，未能使人信服。陶詩中極爲可貴的樸素作風，也會受到某些人的攻擊，宋陳師道說：「陶淵明之詩，

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。」後代學者紛紛出來辯駁，爲此很不滿意陳師道，如潘德輿反駁道：「陶詩之美不止於切事情，一也；陶詩未嘗不文，其文並勝后山之詩，二也；陶之平淡入神，卽不文，並不足以爲陶病，三也。」關於陶詩是否不文的爭論，絕大多數人都傾向於陶詩未嘗不文的意見。

四

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各家雖然都承認的，但估價還不是沒有分歧的。

一部分人從六朝時期的文壇來評價陶淵明，把它與當時的其它詩人比較。大都認爲陶淵明在南朝許多詩家中，他是極爲傑出的，說「陶彭澤詩，顏、謝、潘、陸皆不及」（許顛），說他是「六朝第一流人物」（沈德潛）。在杜甫的詩章裏，往往陶、謝並稱，後人大有異論。除了清毛先舒、翁方綱等覺得陶、謝齊名各有千秋外，更多的人從宋嚴羽到清方東樹都認爲陶高於謝。惟有明代個別學者如何景明說「詩弱于陶，謝力振之」。胡應麟則說：「陶、謝俱韻勝者也，謝之才高，而陶趣差遠也。」言外之意是陶淵明比不上謝靈運，這種意見是難以立足的。

另一部分人則認爲陶淵明遠遠超越他的同時代詩人，有資格與我國偉大詩人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並列一堂。有的說陶淵明是「詩人之冠冕」（曾絃），有的說「詩家視淵明，猶孔門視伯夷」（蔡條），蘇軾甚至斷言：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」不過，也有人責怪蘇軾說得太過分，吳覲文爲此甚感不平：「杜老詩已獨絕千古，而謂其不及淵明，吾尤至死不服。」

因此又出現了陶與李、杜等並稱的意見。魯九皋把陶淵明歸爲漢以後文壇五大家之一，潘德輿也把他列爲中國四大詩聖之一。

還有一部分人從詩派的角度來評價陶淵明。鍾嶸說他是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」，郭子章說「江西詩派當以陶彭澤爲祖」。「五四」以後，有許多人稱陶淵明爲「田園詩人的開山祖」、「歌詠自然的詩豪」、「平民文學的代表」，以及「空前絕後的農民文學家」等等。

對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盡管有以上各種的分歧，但是，認爲陶淵明是一位大詩人，則一千多年來，多無異議。

陶淵明的作品之所以獲得光輝的成就，在文學史上具有崇高地位，這與他善於繼承前人的藝術成就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從鍾嶸開始，人們就在探討着他和以前文學傳統的聯系，鍾嶸在《詩品》裏寫道：「其源出于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」自宋葉夢得以下，很多人反對這看法。他們覺得應璩的「下流不可處，君子慎厥初」之類的詩句與陶詩了不相類，而真德秀又認爲陶詩來自經術，後來沈德潛、劉熙載都有「陶淵明則大要出於《論語》」一類的話。近人陳延傑作《詩品注》，力圖將兩派予以調和統一，他說：「鍾氏謂陶源於應璩，沈、劉二氏則謂出於《論語》，其實一也，蓋應璩亦學《論語》者。」除此而外，有的以爲出自《詩三百》，有的以爲出自阮籍，有的以爲出自《古詩十九首》，有的以爲陶詩是建安末尾聲，最後還有綜合以上諸說，以爲「淵明之詩，是淵源於《三百篇》、《楚辭》、漢魏古詩脫化而成，並不是淵源於誰家」（周杲）。

過去有許多學者，往往只從陶詩裏的次要一面、細微末節之處找它的祖宗，而忽略了主要的一面，於是各持一端，意見紛紜，爭論不已，譬如有人根據陶淵明和左思，應璩都常用「魚」、「虞」二韻，而確定其間的繼承關係。而姚寬以《閑情賦》出自張衡的《同聲歌》，吳會以《歸去來辭》「臨清流而賦詩」是襲用嵇康《琴賦》「臨清流，賦新詩」，這些說法，更是皮相之見。作家的創作，首先是當時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，同時也要看到，凡是偉大的作家，都是善於吸取前人的創作的經驗的，可是，這種吸取是融會貫通，潛移默化的，簡單地想從字面或韻脚等枝節上去尋求，那是吃力不討好的。

以上這些介紹非常簡略膚淺，錯誤在所難免。希望讀者、專家多多指正。

〔注〕文中引鍾嶷、張潮、馬瑛等人資料，另見《陶淵明詩文集評》一書。

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

北京師大中文系一九五七級陶淵明研究小組
古典文學教研組

如何正確地評價陶淵明，這是最近一個時期我系師生間熱烈討論的問題，也是目前學術界爭論較多的一個問題。下面僅就「陶淵明的思想發展及其創作」這個問題，提出我們的一些看法，希望大家批評指正。

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，他的詩對後世也有比較廣泛深遠的影響。爲了能夠正確地接受古代文化遺產，因此對陶淵明這個人物和他的作品就需要我們很好地研究。

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在南北朝時期的晉宋之交，正是我國歷史上特別黑暗與離亂的年代，那時的民族矛盾、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都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。東晉的統治者，偏安江左，置中原淪亡於不顧。相反地，對有民族意識、有志收復中原的官吏，反而加以種種打擊、租撓和摧殘。對人民的壓榨則更爲殘酷，徭役繁重，在邊境沒有戰爭的時候，人民也是一年幾乎沒有三天休息。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榨肆無忌憚，當時有些逃亡到南方來的北方人民，很多被大族強迫當了他們的奴隸。門閥制度森嚴，統治者執行「舉賢不出士族，用法不及權貴」的政策。「官以賄遷，政刑繆亂」，政治極爲腐敗。這種殘酷黑暗的統治，人民是無法忍受的，所以當孫恩起來一號召反抗，農民起義很快地就蔓延到八郡之廣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是極爲嚴重的，北方貴族與南方貴族之間，權臣與帝室之間，彼此都是勾心鬥角，爭權奪利，互相傾軋。在陶淵明生活的短短六